

在我小的时候,就发现奶奶有一个“奇怪”的动作:切菜时总会留下一小段白菜根儿或者萝卜头儿什么的,待到做下一顿饭时随手拿来一碗萝卜汤,或者拌一个白菜丝,如果这顿饭菜够多,白菜根儿萝卜头儿就继续留着。

当时觉得很奇怪的事情,如今我早就悟出了此举深意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操持好一家人的生活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,奶奶总在为下一顿吃什么而发愁,这个不起眼的白菜根儿,如同种子,让奶奶的忧虑因此而减少了些,觉得还有食物可以吃,日子还有希望。经常是我放学回家后,奶奶拿过白菜根儿,细细地切几刀下来,给我做一碗香喷喷的炖锅面。

奶奶说过:家有余粮,心里不慌。奶奶用心打理着日常生活,父母安心工作,我们兄弟姐妹快乐读书。在奶奶的呵护

有些事,不可太用力。譬如爱情。无论你有多好,差不多就行了。你看那些最后反目的,都是走得太近的人。

譬如爱情。无论你有多爱对方,也都要给对方一点空间和自由。你要他须臾不离,热恋的时候没什么,一旦过了这个节点,就容易崩盘。

哪怕是在生活中,对自己也不要太用力。你可以追求优秀,但不能苛求优秀。对自己太过苛责,一辈子下来,就会十分辛苦。何必呢,为什么要这般不放过自己?

对自己太过残酷的人,往往太过阴冷。温暖一点,柔和一点,优秀只是人的一种气象,绝不是全部的气象。卓然于他人之上,除了能力,还有智慧,还有人格,还有趣味,它是立体的,丰富的。

打个比方,就像女孩,涂抹

作家有时和困顿有着不解之缘。1962年,约瑟夫·海勒忧心忡忡地坐在小火岛一幢屋子的平台上。他的小说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销量较为稳定,每星期能卖800本到2000本,但这并没有让他赚到很多钱,因为这本书始终没有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。海勒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。他靠教书补贴家用,在大学创作班课时他就告诉学生:一个作家即使把他写出来的每个字都发表了,也绝对需要其他收入来补贴生活,一般来说无非是通过教书或者跟有钱人结婚来弥补。

约翰·欧文也靠教书赚钱糊口。在他写前4本书的那些年里,教书是一种既体面又不太耗时间的谋生方式。但授课和做教练还是让他感到不满,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授课或者做教练,而是因为那样一来,他就没时间写作了。他说:“赚到足够的钱,让自己可以专职写作,由此带来的一大好处,就是我可以一天写上12小时了。”

希望



中,我从未觉得生活有多苦,日子也的确在一点点变甜。

时光流逝,如今我已经是人到中年,一路走过来,物资真是越来越丰富。因为我家小区马路对面就是一个大超市,物资丰富,购物很方便,所以我家的冰箱并不大,仅存一些现吃的食物。值得一提的是,冰箱里总会备有一袋家人都爱吃的牛杂肉。

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篇文

太多,香水太盛,看起来也美,但是不可爱了。真正的美,不单是刺激荷尔蒙,它引发的,是对整个世界的迷恋。

每个人的想象力是不一样的。伟大的文学作品,必须要有伟大的想象。有一次拿《西游记》给学生讲想象力。我说,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,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,这个想象力就够丰富。但是,这个还算相对想象力,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毕竟,走到不同的地方,难免发生不同的故事。

有学生问,老师,那你用《西游记》的例子,讲一下绝对想象力。我说,孙悟空曾被太上老君关在炼丹炉七七四十九天。谁若能把炼丹炉内孙悟空的每一天,写几千字,不重样写四十九天,这就是绝对想象力。写好了,真的很准。

马德(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)

威廉·斯泰伦同情那种赚钱不多,因而生活不够舒适的作家,他指的是舒适,而非不必要的奢侈,因为他本人就不时深陷严重的贫困之中。他认为,在美国,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写,只要不触及违法或者色情的题材。同样,在美国,作家也不见得就会挨饿,很少有作家在经济上困顿到无法正常写作的地步。他说:“事实上,一些年轻作家——而且是不错的作家——都快成百万富翁了。”
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穷的日子,为了填饱

肚子,她必须对钱小心在意。但她的贫穷和真正的贫穷不一样,她认为当她身在其中时,还是有方向感的,并未被真正困住。她很小的时候就开设了银行账户,并学习如何使用它。她说:“我知道我必须保持经济独立,而且我一直如此。钱对女人很重要,因为当你在经济上依赖一个人的时候,你的想法改变之大会让你自己大吃一惊。真的,任何人都不能例外。”(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)

章:一个人走在沙漠里,他只剩下一个苹果,每当饥饿难耐时,他就打开包袱,满怀深情、小心翼翼地看着那仅存的苹果,然后又信心百倍地继续赶路,最后他终于带着那个苹果走出沙漠时,又渴又饿,昏迷倒下。营救他的人怜惜地问:“你都渴成了这样子,为啥不把苹果吃了呢?”那人把苹果搂在怀里抚摸着,深情地说:“它是我的希望,我的精神支柱啊!”

冰箱里的那袋牛杂肉就是这样的存在。每当我觉得家里的菜快吃完了,或者天气不好、不爱出去买菜的时候,我一点都不着急,因为我知道冰箱里有我的牛杂肉,它犹如我的定心丸,告诉我“别担心,希望还在”!

留存一丝希望在心底,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把你的希望“吃”掉,多艰难的事都能战胜。不是吗?

晓夏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箴言

先找出你的能力在哪里,然后再决定你是谁。

塔拉·韦斯特弗

人生

赵丹是电影表演艺术家,周信芳是京剧表演艺术家。有趣的是,两位艺术家能互相学习、坦诚交流,这让我们看到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。

赵丹曾回忆道:“周信芳在《明末遗恨》一剧中饰演崇祯,在最后‘撞钟’一节时,一个大臣也不来,只来了一个武臣,我记得是张德禄饰演的。崇祯问过前方的情况后说:‘去吧。’第二次情况又紧张了,他又敲钟,但处理不同,紧张的气氛在表演中带出来了,他又问怎么样,问过后说了第二个‘去……吧’。这两个‘去吧’的说法不同。第三次‘君臣惜别’的情景更紧张。眼看紫禁城就要失守,明朝灭亡就在顷刻之间,崇祯击

美国纽约州有一家需要提前5年预约的餐厅,餐厅的老板达蒙·巴瑞尔是个40多岁的开朗中年男人。

巴瑞尔生活在美国纽约州厄尔顿小镇,这里极其偏僻,很多人都搬走了。一年前,镇上的最后一家餐厅也搬走了,巴瑞尔面临失业。

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,纽约某大公司业务员科林外出谈业务,却因坐错车到了厄尔顿小镇。被淋透的科林又冷又饿,巴瑞尔便请科林回自己家,让他洗个热水澡,自己则烹制菜肴与他共享。

科林被厨房的香味吸引,便一边同巴瑞尔聊天,一边参观他的烹饪过程。巴瑞尔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他非常熟练、细致却又慢悠悠地

有一家公司,名叫“追花族”,本部在成都高新区。

名人感悟

为什么叫“追花族”?因为他们是做蜂蜜的。采蜜,就要追着花走。听起来很浪漫,但是,这个行业有两个老问题。

一是养蜂这个行业当特别苦。哪儿的花开了,蜂农就带着蜜蜂奔哪儿去采蜜,这就难免风餐露宿。

而且,鲜花遍布大地,所以,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非常分散。大部分蜂农是单干,或者夫妻两个人一起干。因为养蜂太苦了,年轻人不愿意干,所以蜂农的平均年龄非常大,超过了50岁。

这就麻烦了。追着花期走,哪里有花,设计什么路线最合理,这些都是经验。经验要是传承不下去,那这一行就后继无人了。

还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蜂蜜的质量没法保证。

一个蜂农按照往年的经验走一条高速公路,但是也许因为遭遇寒潮,今年这片花田的花期推迟了,那给蜜蜂吃什么?恐怕只能吃白糖了。如此,蜂蜜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。收蜂蜜的厂商也没办法,消费者食用的蜂蜜,很可能就是白糖转化而来的。

养蜂行业的两个难题本来都无解,因为这是人和老天爷的搏斗。

那“追花族”做了什么呢?他们除了收购蜂蜜,还在行业中用了一点点数字化技术。

他们开发了全国花田的热

蜂农追花

力图和一些数字化工具。某个月全国各地什么花开了,哪片花田里已经有蜂农了,这些信息,花田的热力图上全有。而且他们把他们做的花田的热力图都向蜂农开放。

有了热力图,蜂农规划赶花路线就简单了,花多的地方尽量去,人多的地方就尽量不去。

于是,蜂农的劳动效率提高了,劳动量减少了,经验传不下去的问题解决了,消费者吃由白糖变成的蜂蜜的可能性降低了。

技术不复杂,成本也不高,一个产业级的变革就这么发生了。

听了这个故事,我的内心独白是——数字化,原来是一种温柔的力量。

可以想象一下,如果我也想做一家蜂蜜公司,满脑子想的都是,怎么压低成本、提高效率、增加销量,那数字化技术可能就会被我用来搞私域流量、促进销售、提高转化率,恨不得让每个人一天吃三斤蜂蜜,那这个新机会就不会属于我。

我只有想着怎么把蜂农的工作环境改善一点,把蜂蜜的质量提高一点,才可能用数字化技术做一张全国花田的热力图,并看到这个产业级的机会。

就像凯文·凯利所说:“也许宇宙中最反直觉的真理是,你给别人的越多,你得到的也越多。”

罗振宇(摘自微信公众号“得到”)

老实态度

钟以后,仍不见一个大臣闻钟而至,场面上好一阵‘急急风’锣鼓打击乐之后,张德禄才上得场来。这时崇祯应该第三次说‘去吧’。可是他没开口,把脸一捂,手一挥,以他的形体动作说明了‘去吧’。”

对周信芳的这一表演过程,赵丹极为赞赏:“正是‘此时无声胜有声’,这是一个多么深刻而精致的表现手法呀!”

在拍电影时,赵丹借鉴了周信芳的这一艺术处理方法,

做着每个动作。科林为巴瑞尔的精湛厨艺感到震惊,更被他从容的生活态度所感染。

一个小时后,科林吃到了一顿精致、美味的午餐。“这是我工作后吃到的最美味的一餐。大都市里的生活节奏太快了,人们多需要释放一下自己的胃和身心!巴瑞尔,你开一

巴瑞尔的“一人餐厅”

家餐厅吧!”科林说。

巴瑞尔却摇摇头:“但我希望每天只接待一个顾客。”科林鼓励他:“那就开一家只有一个店员和每天一个顾客的餐厅!”

第二天,巴瑞尔就行动了。他家有一个4.8公顷的院子,在这里种着各种蔬菜、水果和香料。除海鲜类原料需外

他说:“我曾经偷用他的创造。我演出的《故乡》一剧中有一段基本相同的情节,儿子要离开家去抗日打鬼子,我舍不得,三次喊他回来,三次说‘去吧’,第三次我虽未捂脸,但不说话,用手一挥。”

难能可贵的是,赵丹后来见到周信芳,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“偷艺”行为告诉了他。

周信芳竟然也来了一番坦诚相告:“其实我也常常从你的电影和话剧里偷东西!”

赵丹总结说:“我相信他说的不是客套、谦虚的话,而是老实话。其实一切艺术创造,又怎么可能不相互借鉴呢?”

唐宝民(摘自《做人处世》)

购,其他食材均可自己种植和加工,这里有最新鲜、最原汁原味的佳肴。

巴瑞尔接待的第一个顾客,就是科林的上司黛西。之后,巴瑞尔的餐厅在顾客们口碑相传中有了知名度。尽管餐厅消费额人均高达250美元,但顾客仍络绎不绝。在长达5个

小时的用餐时间里,顾客可以听音乐、欣赏小镇风景、观看烹饪全过程,甚至学上几招烹饪秘诀,之后再慢慢享受大餐,顾客能暂时远离都市的快节奏生活,充分享受“慢食”的乐趣。

当产品创新本身已很难形成持续卖点时,在基于场景的极致服务层面加以大胆创新,往往事半功倍。

钟可可(摘自《人生与伴侣·综合版》)